

淮 剧

杀 货 郎

刘学荣口述 耿濂潼记录 王启洪整理

上海文化出版社

08
42

戏曲小丛书

殺 貨 郎

〔淮 剧〕

刘学柔口述 耿澍南记录 王啓洪整理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78 号

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

★

开本：850×1168 1/64 印张：15/32 字数：14,000

1958 年 5 月第 1 版

195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统一书号：10077·751

定价 (6) 0.09 元



前 記

“殺貨郎”是淮劇香火戲的一段故事，敘述梁山英雄孫二娘，奉宋江之命，防守十字坡，不期然遇到了高俅的派遣爪牙金大鵬，假扮貨郎前來打探梁山軍情。通過賣貨、宿店、賞月一系列的緊張鬥爭，使金大鵬深信不疑，把來意告訴了孫二娘，並想利用她為他火中取栗，去刺探梁山。孫二娘運用了勇敢和機智，在那種驚駭場合里，應付裕如，終於把為虎作倀的金大鵬殺死。

這個劇目原是說唱形式，因年代久遠，唱詞均已散失。這次是根據老藝人劉學榮、耿濂潼的補充材料整理而成。限于寫作水平，劇本缺點一定很多，希望得到讀者指正，以便進一步修改。

殺 貨 郎

〔淮 劇〕

地点：孟州

時間：秋天

布景：孟州道上，远望見十字坡，——十字坡酒店。

人物：孙二娘 金大鵬

金大鵬：（內唱“小朴缸”）

肩挑担子大路闊，

〔金挑担上〕

金大鵬：（唱）來了我乔裝改扮小貨郎，

手搖着貨郎鼓嘩啦啦响，

打探梁山捉宋江。

俺——金——（左右張望）金大鵬，奉东京高太尉之命，前去梁山打探軍情，以便剿滅水寇。今日已至孟州道上，眼看紅日西向，望去前边好似有一村庄模样，不免待我赶上前去，找尋店家借宿，明日赶路便

了。

(唱“自由調”)

將身且把山崗上，
受盡風霜走他鄉。
榮華富貴在眼前，
只等消息到汴梁。

我因何心头好比小鹿撞，
且住。看前边，重山叠叠，地勢險惡，我虽
有一身武藝，也得要多加小心才是。

(唱) 我虽是个能文能武，
智勇双全的好身手，深入龍潭虎穴，
也得要，处处小心把身防。

走，走，走。(挑担下)

〔十字坡酒店。孙二娘上〕

孙二娘：(念) 奴奴青春正相当，
不爱花兒爱刀槍，
十字坡前开酒店，
專殺貪官与豪强。

我孙二娘，奉大哥宋江之命，防守十字坡，
明为开店，暗中打探东京消息。适才有人
來报，武松刺配孟州。哎呀，又是一个英
雄被賊官陷害了，令人可惱。丈夫張青清
晨出外探訪，到这时候，还不見回來，叫

人好不挂心。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將招牌挂了出去，也好招攬招攬主顧。

(唱“自由調”)

招牌高挂柳枝上，(行弦，挂招牌)

專候來往過路商。

時光尙早拿針綫，(行弦，進內取針綫复上)

想起梁山忠義堂，

宋大哥替天行道仁義廣，

吊民伐罪效成湯，

污吏是搜刮民財十萬兩，

賄賂權奸送京邦，

梁山兄弟聞訊齊趕上，

連夜劫持生辰綱，

扶危濟困把糧放，

痛快事兒干一樁，

仁政還須仁人講，

澤及萬民齊傳揚。

丈夫出外消息訪，

因何未見回山崗。(无心做鞋，起立遙望)

耳邊廂又听得草叢里边瑟瑟响，

哎！一头麋鹿乱奔忙。

空谷何來人語聲，

松濤竹籟出幽篁。

远远一人把山上，
健步如飛走羊腸，
我豈能大意不管帳，
梁山前哨我守防，
他因何事故上山闖，
二娘心中難參詳。
莫不是我夫回家轉，
莫不是獵人狩獵趕豺狼
莫不是梁山兄弟把我望，
莫不是賊人假扮到山崗。

哼！若要过我十字坡，
就是那生翼鳥兒也难飛翔。

〔孫二娘做針縫，眼角不停注視四周；金大鵬挑担上，貨郎鼓响〕

金大鵬：（唱）零头花布出上洋，
五彩絲綫來蘇杭，
翡翠料鐲北京好，
黃楊木梳產錫常。（探頭探腦）
我回頭再把前邊望，
柳蔭深處女嬌娘，
芙蓉面，好貌相，
美女偏偏出窮鄉，
手不停針默无言，

女兒心事我知詳。

假裝不知挑担上……

〔金大鵬走近，孫二娘起立，相互注視〕 鵬：

孫二娘：（唱）何方來了賣貨郎？ 娘：

金大鵬：（唱“數板”） 鵬：

袴腰，領頭，鞋面布，鞋口條，
花，頂針箍，馬尾刷，耳挖子，
紅，鴨蛋粉，桂花油，鳳頭釵，
篦，木梳，鍍金戒子亮晃晃，
貨真價實，老小無欺；
盡揀不妨，要一樣來，
半送半賣，這真是，
占便宜，
時光，好時光。

孫二娘：怪呀！ 鵬：

（唱“自由調”） 娘：

貨郎叫賣沿街唱， 鵬：
喊出貨種不在行， 娘：
莫非他，新做買賣叫不象， 鵬：
莫非他，異鄉之人口音聾， 娘：
莫非他，跑江湖第一趟，
莫不是，奸人假意扮行商， 鵬：
我苦無賊証話怎講， 娘：
他胸中之事難猜詳， 鵬：
倒不如，走上前去買他貨，（上前）

盤問一番有何妨。

〔孫二娘、金大鵬繞場〕

大鵬：（唱）但見她，急忙忙，出門相望，

二娘：（唱）我这里，緊暗隨，打量貨郎。

大鵬：（唱）看此女，貌忠厚，溫和之相，

二娘：（唱）听他言，还得要，另拿主張。

大鵬：（唱）探梁山，真消息，在她身上，

二娘：（唱）端正了，虛假話，騙他上当。

大鵬：（唱）王司徒，使連環，計賺貂蟬，

二娘：（唱）我这里，巧安排，你怎知詳。

大鵬：（唱）我且把，貨郎担，慢慢輕放，（放担）

二娘：（唱）揀几样，冷頭貨，信口雌黃。

大鵬：啊！

二娘：啊，貨郎，貨郎！

大鵬：听見了，要買什么貨？

二娘：咦！你对人怎的沒个称呼？

大鵬：該怎样呢？

二娘：（唱）年長之人叫奶奶，

年少之人叫姑娘。

大鵬：那……人家對我也該有个称呼呀！

二娘：称你什么呢？

大鵬：你且听了：

（唱）奶奶見我叫爺爺，

姑娘見我叫夫郎。

孙二娘：哼！講什么？（語氣加重）

金大鵬：我說的貨郎呀。（狡黠）

孙二娘：嗯。（明白）

金大鵬：好，我叫你小娘子好啦。小娘子你要買什么东西？

孙二娘：讓我自己揀。

〔金大鵬開籠子，孙二娘取看，東挑西挑，多不合意，搖頭〕

金大鵬：怎么，揀了半天一樣都不中意，你要買些什麼呀？

孙二娘：（思索）画眉筆。

金大鵬：小担無此貨。

孙二娘：（唱）請問此貨產何地？

金大鵬：（唱）蘇州毛筆世無雙。

孙二娘：（抿嘴笑）

（唱）貨郎辦貨門路广，

金大鵬：（唱）吃一行來懂一行。

孙二娘：（唱）假充內行胡亂講，

金大鵬：（唱）并無半句騙女娘。

孙二娘：（唱）花言巧語太無狀，

金大鵬：（垂覺）

（唱）湖……州毛筆都知詳。

孙二娘：（旁唱）苏州湖州掉头講，
破綻百出难隱藏。
他使鬼來我使計，
看誰高來看誰強。
貨郎姓甚名誰，家居何处？

金大鵬：（唱）区区名叫金大鵬，
朝陽縣里有門牆。
父母妻子死得早，

孙二娘：家內还有何人？

金大鵬：（唱）孑然一身受淒涼。

孙二娘：（隨口应答）倒也可憐。

金大鵬：啊！小娘子，你在此講了半天，怎的不見
当家出來？

孙二娘：我的丈夫亡故了。（假嘆息）

金大鵬：怎的你年紀輕輕，已是无有丈夫。不知他
什么病死的？

孙二娘：（唱）我夫去年惹魔障，
一病纏綿入膏肓，
魂归离恨到泉壤，

金大鵬：啊！小娘子苦了你了。

孙二娘：这是奴家命薄所召。

大金鵬：（唱）青春怎能守空房。
小娘子虧你……

孙二娘：什么？

金大鵬：（唱）熬过三个冬來四个夏，

孙二娘：怎样？

金大鵬：（輕佻）

（唱）想你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一个人开店創業独自忙。

唉！（假惺惺）

孙二娘：貨郎为何長嘆？

金大鵬：將人心比自己，八兩半斤，半斤八兩。

孙二娘：此話怎講？

金大鵬：（唱）你我命苦一般样，

同病相憐总嗟伤。

我只为父母太嬌养，

不肯讀書做文章，

錦衣肉食多游蕩，

家業凋零田地荒，

生計日艰无法想，

拼拼湊湊营貨郎。

新做買賣全不懂，

不瞞小娘子講——

（唱）实实在在是外行。

孙二娘：噯！（仍疑）

（旁唱）我虽然多思又多想，

难保他不存坏心腸。

我不得实情手难放，

还須与他論短長。

走上前去買他貨……(上前揀貨)

金大鵬：小娘子还要些什么？

孙二娘：(唱)八宝环子点翠鑲。

金大鵬：小娘子自己揀吧。(开籠子)

孙二娘：唔！(点头揀貨，突然地)唉呀呀，忘帶銀錢。待我回家取來。(欲走)

金大鵬：小娘子。

孙二娘：喚我何事？

金大鵬：区区貨物，拿去就是。

孙二娘：(唱)我与你萍水相逢无來往，
又非鄰居与街坊，
你小本經營怎挂帳……

金大鵬：小娘子，你看天色已晚，貨郎我要在宝店借宿一宵，你又何必徒劳往返。

孙二娘：怎样？

金大鵬：(唱)貨款房金二抵当。

孙二娘：嘎！

(唱)小店上房多寬敞，
欢迎來往过路商。

金大鵬：打攪了。

孙二娘：这有何妨。

金大鹏：小娘子这才有个名堂。

孙二娘：貨郎怎講？

金大鹏：这叫薺菜換鹽二不找錢。哈哈哈哈哈！

孙二娘：貨郎真会說話。那么，你是客，我是主，这担子么理該奴家与你挑了。

金大鹏：这担子甚重，你那里挑得起。

孙二娘：肩头上，我也來得。

金大鹏：唉哟哟，倒也看你不出。

〔孙二娘挑担，見扁担生疑，重又放下〕

孙二娘：啊！貨郎，你的扁担十分沉重，敢莫是鑲鉄所打，我是挑不动的了。（裝假，挑不动的样子）

金大鹏：（信以为真）你真是自不量力，螳臂焉能擋車。我自己來吧。

〔孙二娘不理，勉强挑上，脚步搖晃〕

孙二娘：喔唷唷。

金大鹏：当心閃了腰呀。

孙二娘：（边担边問）这鉄扁担要來何用？

金大鹏：（狡猾地）噯，你不明白嗎，大山森林时有豺狼虎豹，我是用來防身的呀。

孙二娘：（旁白）辯得好，我看此人定有些來歷，休被他騙了过去。

〔中幕起，店堂。孙二娘挑担入内下，金大鵬后隨〕

金大鵬：（驚訝）啊！这小娘子也有本領，我倒不可不防。

〔金大鵬繞場入内，轉入二娘臥房；孙二娘端酒迎上〕

孙二娘：貨郎，你怎么走進里边來了？

金大鵬：我是來吃酒的。

孙二娘：外廂吃酒。

金大鵬：吃酒何必要分内外。（坐下）

孙二娘：这是奴家臥房，不当穩便，外边去，外边去。

金大鵬：那么，里边要來作甚？

孙二娘：这是奴家睡覺地方。

金大鵬：睡覺的。

孙二娘：睡覺的。

金大鵬：啊，哈哈哈哈。

孙二娘：（旁白）这家伙倒也可惡，裝死在奴的房中，也罷。（胸有成竹）

〔孙二娘置酒壺，乘机摸大鵬身后武器，大鵬驚覺〕

金大鵬：做什么？（生疑）

孙二娘：（笑臉，獻殷勤）我代你整整衣呀。

金大鵬：不用，我自己會整。(整衣)

孫二娘：(以巾與大鵬揮衣帽)

金大鵬：(阻擋)不用，不用。

孫二娘：好大的架子。

金大鵬：哎！

孫二娘：貨郎請上坐！

〔二人就座，孫二娘執壺斟酒〕

金大鵬：(唱)我這裡上席來坐定，

孫二娘：(唱)手執玉壺把酒斟。

金大鵬：(唱)順手接過酒一杯，

(旁唱)個中打量要留神。

聽說孟州多黑店，

蒙汗藥酒與人吞，

要防酒家三分意，……

喔！有了，

先敬小娘子酒一巡。

好香的酒呀，小娘子與我干了。

孫二娘：賣酒的不飲酒。

金大鵬：(唱)小娘子說話理欠順，

酒不對酌太少興。

這酒么，不吃也罷。(微怒)

孫二娘：唉呀呀，貨郎可是生氣了？

(唱)貨郎惱怒酒不飲，

莫非是防人暗算多小心。

我心无私曲把酒尽……(飲酒)

金大鵬：(唱)多謝女娘一片情。(執壺斟酒)

雙手執壺再斟酒，

一點誠心謝罪名。

再請女娘把酒飲，(勸酒)

酒須雙杯瑞祥增；(孫二娘接杯，暗傾于地)

你我二人有緣分，

人生最難是知音。

(金大鵬輕佻；孫二娘含羞，側頭，怒目)

孫二娘：(旁唱)听罢言來心头恨，

太陽头上冒火星，

你飛蛾投火自找死，

莫怪二娘不留情。

我就下。(手勢)

金大鵬：小娘子下些什么呀？

孫二娘：(笑臉)我說下面呀。大刀面，小刀面，貨郎
愛吃哪樣？

金大鵬：哎，不用這些。

孫二娘：(唱“數板”)

白面粉，黑面粉，扭扭捏捏放板凳，
咯吱咯吱碾成餅，